

八月薇妮
／著

公主病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赠送台湾著名漫画家依欢绘制、八月薇妮签名的精美海报

超·值·赠·送·两·万·字·超·长·番·外

晋江畅销言情天后八月薇妮继《花好孕圆》《我的如意狼君》后最新古言力作

傲娇侠气的公主VS忠犬腹黑的将军

014043038

I247.57

3396

V2

八月藏妮 / 著

公主病

下
GONG
ZHU
BING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北航

C1729324

I247.57

33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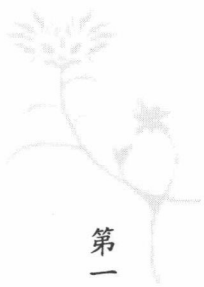
V2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行宫之夜	1
第二章	为龙为虎	15
第三章	真相惊心	34
第四章	南溟狂女	51
第五章	温柔怜爱	65
第六章	只是孩子	82
第七章	神魂颠倒	96
第八章	火蝶焚情	109
第九章	逃之风景	127
第十章	暗中守护	145
第十一章	翻山越岭	160
第十二章	历险號北	177
第十三章	重归于好	197
第十四章	夫妻同心	220
番外	救姻缘	235



第一章

行宫之夜

阿绯专心致志地撕了会儿花瓣，手中的蔷薇留下了最后一片，孤零零地在眼前晃动，柔软的小花瓣透着一点凛冽的白，瞧着竟有些刺眼。

“好像没什么意思……”

阿绯定了定神，终于把那朵惨遭蹂躏的小花举高，在眼前转了会儿，她顺势又躺在地上，左看右看，最后往窗户边一撒手，那朵花随风便飘了个无影无踪。

阿绯在车内滚了几滚，颇觉无聊，便爬起来，趴在车窗边上看外头的风景，也不知看了多久，那入眼的风景也都无趣，阿绯顺着窗边儿滑下来，滚在车厢旁睡了过去。

从京城到雀山颇有点距离，车又行得慢，因此晃了半天才到，车停在山脚的时候，日影已经过了正中，等到磨蹭上了山，几乎已是近黄昏了。

早从听闻公主要来避暑开始，雀山行宫的看守之人便好生地打扫了几遍，因为知道光锦公主是个著名的恶女，恐怕遭她挑剔而惹祸，因此连角落都不放过，虽然面儿上看着有些古旧，倒也干净。

一千人等进了行宫，阿绯在车上睡得饱了，此刻便又打起精神来，先把整个儿行宫转悠了一遍，也不嫌累。

行宫在山上，果真比京内阴凉，风又通畅，阿绯上上下下地跑了一遍，出了一身汗，此刻雀山也掌了灯，太监宫女们奉了吃食上来，阿绯肚饿，便随意吃了几块糕点，便去沐浴。

山后有一道泉，昔日工匠借着这一处的泉水建了个浴池，足够几十人在内沐浴，冷泉的旁边，也有一个池子。

阿绯两边儿皆试了试，最后便把双脚探进那冷泉池子里去，顿时一道凉爽从脚底心攀上心头。阿绯仰头，舒服地发了一声叹息。

片刻工夫，她把身上的衣衫扯得差不多了，乱七八糟扔在地上，先前有宫女上前要为阿绯更衣，却被她呵斥了一番，因此这会儿宫女们谁也不敢擅自过来收拾，只远远地站着，竖起耳朵生怕错过公主的吩咐。

阿绯将身子没入泉水里，心里颇为欢快，闷头在里头憋了会儿气，才又爬上来，攀在池畔的岩石上喘息。池边上放着盛着吃食的托盘，里头还有一壶酒，阿绯瞧了会儿，也不叫宫女，自己倒了杯酒吃了。

山月爬上来，在头顶明晃晃的，酒力也涌上来，阿绯仰头看着，摇头晃脑地一笑，觉得自己诗兴大发，便唱道：“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忽然间停了口，啐道：“什么破诗……一点儿也不好。”

阿绯趁着酒兴，将身子没入水里，来来回回又在水里扑腾了会儿，才靠在水浅的池边上喘息。

先前她吃了酒，腹内热热的，又有心事，因此竟也不觉得水凉，便趴在石头上闭了眼睛歇息，谁知道困意上涌，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阿绯睡得模模糊糊里，似听到有些动静，隐约似有人在吩咐什么。

阿绯不以为意，张口打了个哈欠，眯起眼睛看过去，却见有个人影走了过来，她只以为是个大胆的宫婢，本要呵斥两句，却又懒得开口。一只手探过来，在阿绯肩头一握，只听“哗啦”一声，竟将她轻而易举地从水里捞出来。

阿绯来不及惊呼，那人已经双臂一合，大袖便将自己裹在了怀中，严严实实的。阿绯这才觉得不妙，吃惊地睁眼去看，果不其然，月光下是傅清明带笑的脸：“殿下倒是消闲……只不过睡在这冷水池子里，怕要着凉的。”

刹那间，阿绯竟不信自己的眼睛，呆呆地看了他半晌，才惊问：“你怎么来了？”



傅清明低头，在她沾着水珠的鼻子上蹭了蹭：“因为我知道殿下想念我，所以不敢不来。”

“谁……想你了？”阿绯一怔，而后便叫。

傅清明将她抱紧了些，眉眼带笑：“真的没想吗？”

“我懒得理你。”阿绯转过头去，心却怦怦地跳起来，失控了般十分剧烈。

傅清明察觉阿绯的身子极冷，心想她怕是被泉水冰着了，可惜这人竟全然不在意似的，傅清明看着她惘然的神情，心中掠过一个念头：倘若自己不来，那她得在这水里泡多久？又无人敢管束她……

傅清明抱着阿绯，回到行宫的寝殿里头，叫宫女取了干净衣物，替她换了衣裳。阿绯换好衣裳出来，见傅清明把外衫去了，只穿一件浅白色的里衣，坐在靠窗的榻上，正在看外头的风景。从后面看，他静静坐着的姿态，倒有几分飘然出尘。

这一处的窗户极大，视野开阔，放眼出去能看到整个雀山，那一轮月正在眼前，照得遍山幽暗静谧，山风从窗外来，甚是凉爽。阿绯站了会儿，便蹭过去，还没开口，傅清明便转过身来：“还以为你不肯过来了。”阿绯一窘，傅清明将她一拉，便把阿绯放在自己腿上。

阿绯跌坐他的怀中，难得地也没叫嚷，傅清明道：“殿下你看，这窗外山高月小，松风徐徐，这样的景致，看了让人也豁然起来，毫无世俗的烦扰，唉。”最后那一声叹息，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似是沉重，似是释然。

阿绯听着他这几句，话不对题地忽然问：“傅清明，你不是不来的吗？”

傅清明道：“我几时说过？”

“狡猾，”阿绯喃喃，“那我要出发的时候都没有见你说跟着，为什么忽然又跑来了？”

傅清明摸着她湿湿的头发：“说过了啊，我知道殿下惦记我。”

阿绯皱眉：“不要说些你自己都不信的鬼话！好没意思。”

傅清明笑：“殿下怎么知道我不相信呢？”

阿绯转头看他：“傅清明，对我说实话，说……能让我相信的话。”

这殿内所燃的蜡烛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她的眼睛在夜色里忽闪忽闪的。

傅清明望着阿绯，慢慢说道：“好吧……实话是……因为我不想让殿下失

望。”阿绯的心一跳，没来由地疼了疼。

外头忽地响起很轻的脚步声，然后有个声音低低地说道：“殿下，先前您要的酒食，是不是要放在这儿？”阿绯愣了愣神。

傅清明并未吱声，似不在乎，只是那么安静地看着她。

阿绯眨了眨眼，忽地不耐烦道：“我现在不想吃，先拿下去！”

“是……”门口的人答应了声，悄无声息地又撤走了。

傅清明浅浅一笑：“殿下怎么忽地又心烦了，难道是因为我的回答？……还是不相信吗？”

阿绯哼了声，转头又看向外头，傅清明便也不做声，殿内复又沉默，山风渐大，竟把两人旁边桌上的蜡烛吹熄了，室内光线顿时又暗淡了几分。

“傅清明……”幽暗的光影中，阿绯轻声开口，“当初你为什么要当驸马？我知道……如果你不愿意，父皇不会坚持的。”

傅清明垂眸看着她，阿绯靠在他的怀中，虽然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她竭力跟他保持距离，但是坐了这么久，她还是不知不觉地就靠了过来。

傅清明唇角一挑：“因为我愿意当驸马。”

“为什么！”阿绯有些急促地，“你明知道我脾气不好，不是良配，大家也都在说我不好……而且我也不想嫁给你，你为什么要当驸马，我不信你真的只是为了什么狗屁攀龙附凤。”

傅清明挑了挑眉，竟轻轻一笑：“殿下为什么不信我不是为了攀附皇家？”

阿绯望着那幽暗的山岚，喃喃道：“别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知道你很厉害……当时父皇都忌惮你，把我嫁给你，无非是想笼络你罢了……”

傅清明仍带着那淡然的笑意，双眸始终望着阿绯：“殿下既然知道这个，又怎会不知，我也是有些身不由己的。若是不接受陛下这份恩宠，岂不是让陛下心里不安？对我更加猜忌么？”

阿绯眼中光芒一暗，低声说：“那么，你也是为了自保了？”

傅清明抬手，缓缓地摸上她的脸颊：“那还只是其次。”

“其次？”

“嗯……”他将她的脸微微一转，让她面对自己，而他低头，便吻上她的脸颊，“最主要的，是我想当驸马……不是当皇家的驸马，是当……你的。”



他温柔地吻在阿绯的嘴唇上，那一瞬间，竟让阿绯有种意乱情迷的感觉，她身不由己地接受这个吻，甚至在不知不觉里有些回应。

阿绯细微的反应让傅清明心中欢喜，身体自然而然也起了反应。

阿绯察觉，便手忙脚乱地将他推开：“说得好好的，你干什么！”

傅清明叹息了声，意犹未尽地看着她，口不对心地说道：“抱歉……”

他的声音里有压抑的欲望，阿绯慌乱地低了头，竟不敢去看他：“那……你为什么非要当我的驸马？”

傅清明摸摸她柔软的肩头，顺着往下，阿绯用力按住他，他却趁机握住她柔若无骨的小手。他的手那么大，足够握住她的双手的，阿绯有些惊讶……相处了那么久，她似乎才发现这个事实。

阿绯的手指好奇地动了动，碰了碰他修长而粗粝的手指，忽然间脸便红了。

傅清明垂眸看着她细微的动作，柔声道：“我若说了，殿下怕是不信的。”

阿绯忍住了不去碰他：“你可以试着说来听听。”

“因为我……一早就喜欢殿下，无法坐视殿下落入别人怀中。”傅清明缓缓地沉声说，他的声音如此一本正经，却又带着浓浓的缱绻爱意。

阿绯不仅是脸红，连整个身体都发起热来。

阿绯呆看着头顶那轮月，月色里有一些零碎片段，在眼前闪烁飞舞，阿绯想伸手握住，却只在一眨眼的工夫便又消失无踪。

阿绯喃喃：“说什么一早？我统共没跟你见过几次。”抬手揉了揉额头，印象里第一次见到傅清明，大概就是那次他自魏北返回……她迫不及待去找祗雪才遇上的，他竟胡说什么一早就喜欢，分明只是男人的甜言蜜语，不可相信。

“说了你不会信的……”傅清明却并不觉得意外，一笑摇头。

阿绯歪头看他：“那你说一早是多早？”

傅清明垂眸，对上她那样明澈的眼神，不由得恍惚了一下。

脑中那一幕深深浅浅地浮现，至美至真，以至于以后不管听说些什么不堪的流言蜚语，都始终无法让那一幕印在他心底的场景褪色分毫，也无法让那个在他心底霸占了一角的人儿重量减弱分毫。

阿绯却把这一瞬间的沉默当作傅清明的心虚：“不回答……还敢说不是信口开河？”她有些生气，又有些莫名地失望。

傅清明双臂环紧，将她搂入怀里，靠在贴着他的心的地方：“殿下先前说……众人都说殿下脾气不好，并非良配，然而在我心中，你却始终是最好的，就算是做了错事的殿下、任性的殿下……于我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或许我有些做法是错的，但是我的心里，不管怎样，对殿下的喜爱却始终都没有变过。”

阿绯眨了眨眼，觉得这仍旧是男人的鬼话，但是那一声“胡说”竟无法出口。而他继续说道：“你被带走了也好，失忆了也好，我相信以后都会好的，而在我心中，唯一所愿的，就是殿下也像是我对待你的心意一般对我，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我希望殿下信我……”

阿绯怦然心动，转头细看傅清明的脸，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唇……整个人。先前失去记忆的时候她不记得他是何模样，后来相逢了后，又是先恨上了，现在细看，这样的容颜，眼睛鼻子嘴，仍旧觉得陌生。

“殿下为什么这么看着我？”他问。

阿绯索性转过身来，跪坐在他的大腿上：“傅清明……”

傅清明“嗯”了声，阿绯的手搭在他肩头，抓一下，又松开：“傅清明……”眼神有几分迷惑，像是要随着唤他的名字而同样唤醒什么似的。

傅清明笑笑，抬手摸摸她的脸，却被她抓了手压下：“不许乱动。”

他果真便垂了手，十分听话，只把手撑在腰侧，身子略往后一仰：“好，殿下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真的？”

“真的。”

四目相对，阿绯哼道：“我才不信。我要把你绑起来才安心。”

傅清明挑了挑眉：“殿下居然喜欢这样儿的啊。”

阿绯皱了皱鼻子：“你不是说我说什么就听什么？是不是又不想啦？”

傅清明笑：“嗯，我就在这儿，任凭殿下处置。”

阿绯摸了摸身上，便把里头的汗巾解下来，往傅清明身上一扑。

傅清明明白她的意思，顺势便往下一倒，整个人躺倒榻上，只长腿还斜斜支着，月光下两人的姿势，底下的身躯大，上面坐着的却娇小，倒有点儿像是“武松打虎”。

阿绯把那红色的汗巾子捞出来，拉住傅清明的手，便把他的双手绑在了头顶

的镂空木刻上。

她趴在傅清明的身上忙活得不亦乐乎，傅清明人在底下，乖得像是中了迷药，毫无反抗，只是笑微微地看着她。

看她费力搬动他的手拉到头顶，看她骑在自己腰间却够不到头顶，于是又爬到他胸前才探身出去，但却因为这个姿势，让他得以跟她亲密接触……

尽情地嗅着她身上的香气，叫他蚀骨销魂，是了，他早就中了迷药，是一种名唤“阿绯”的……无药可解。

阿绯把傅清明的双手绑住了，就好像驯服了一头老虎。

看着他“无奈”地躺在榻上，阿绯只觉得神清气爽，如愿以偿，就连因忙活而出汗都觉心甘情愿，恨不得在傅清明身上打个滚儿以示心中欢悦。

“哈哈……”阿绯又腰大笑，“这下你可动不了了。”

傅清明微笑看她：“殿下把我捆起来，想要干什么呢？”

阿绯想了想：“你别急，有的你受。”话虽如此，却真有些不知所措。

傅清明道：“想到昔日我对殿下那么粗鲁，如今倒有些后悔……”眼睛心虚似的扫向她，“还希望殿下不要报复才好，殿下，也不早了……我们不如就这样儿睡吧。”

阿绯心头一动，忙翻身从他腰间下来，傅清明本就脱了外衫，只着一件里衣，方才被她爬上爬下，弄得衣衫凌乱，胸口略微敞开，露出健壮胸肌。

阿绯看着他“衣衫不整”的模样：“哪那么容易睡，哼！你也有今天，我是把你红烧好呢，还是清蒸。”

她探手过去，在傅清明胸口乱扯一通，把他的衣裳拨得更开，柔嫩的小手乱摸之际，便摸到一粒突起，硬硬地在掌心硌着。

傅清明身子微抖：“别碰……”

阿绯本没在意，闻言却偏用手捏了捏，又一拨拉，眼见它越发硬，且发了红，她便看傅清明，却见他脸上带着一股奇异的表情，似乎有些难受，又似乎在自制着，眼神望着阿绯，有几分可怜巴巴。

阿绯仰头哈哈大笑，揪住了那一粒，得意地用了几分力道扯起来：“以前那么对我，现在滋味怎么样？”她凑过去，细细看他神情。

傅清明眼睛半睁看她，哼道：“疼，殿下饶命……”

倘若不知情的人瞧见这幕，定会以为阿绯乃是个不折不扣的女色魔，而傅清明便是那个惨遭蹂躏的白莲花了。

阿绯得意了会儿，便撇下这里，将傅清明的袍子一撩：“还有这里的罪魁祸首，该怎么处理？”

傅清明脸色发红，目光闪烁地望着阿绯，呼吸略有些急促，心里盼她也来碰一碰才好。不料阿绯并不上当，她左顾右盼，忽地觉得腿边压着什么，俯身摸过去，便从傅清明的袖子里摸出一把扇子来。

“正好正好！”阿绯握着那扇子，却不打开，眯起眼睛看着傅清明，扇子便压下去，一路滑到那紧要关口。傅清明看着她促狭之态，几乎要屏住呼吸，阿绯却手腕一抖，扇子便敲下去。

“唔……”傅清明忍不住便闷哼了声，那物正是半起不起的当口，被猛地一敲，虽然只用不到两三分力，却也难耐。阿绯捂着嘴嗤嗤地笑，傅清明咳嗽了声，苦笑道：“殿下，别这么折腾我……”

阿绯哼道：“原先不是说任由我处置吗？”那扇子啪地又打下去。

傅清明身子一震，阿绯正要鄙夷几句，却见她敲过的那地方有些不妥，竟然不见龟缩，反有雄起之势。

阿绯大吃一惊：“坏蛋！”想到昔日曾吃过的苦头，又见他这般“死性不改”，便握着扇子一下一下敲过去，大有斩草除根的势头。

傅清明又痛又快，挨了几下，终究有些受不了，便侧身避开去，阿绯大叫：“不许躲！”便追过来，傅清明见她伏在自己腰间，正合他意，当下长腿一绞，轻而易举地夹住阿绯双腿，顺便一压，不须双手，便已经将她压在身下。先前还有些“武松打虎”的架势，如今却变成了“如来佛掌压孙猴子”，阿绯便是那被傅清明这五指山压住的孙悟空，在底下扭来扭去：“傅清明，快放开我。”

傅清明压着她，先在脸上亲一口再说，低笑说：“殿下是想废了我么？那可不成……”

阿绯扭头避开：“你自己答应的！”

“别的都好，就那一点儿不成。”傅清明腿上用力，将阿绯往上一举，双臂便夹住了她的肩膀，底下长腿灵活斜入，便把她的腿挑开。阿绯胡乱挣扎间，双手竟抱住他的脖子，腿本是要踢他的，贴在他腰间，反像是把他夹住了。



傅清明嘴对嘴亲了个正着：“殿下对我也是又爱又不舍的，对么？”

阿绯叫道：“奸猾，谁对你不舍了！”脸却如一片红云。

“殿下……”傅清明叹了口气，将她拥入怀中，低低地，“真是个体是心非的小丫头。”

夜风徐徐从外头吹进来，殿内的红烛光明灭，他的口吻像是一声随风而来的叹息，阿绯迷惑地望着傅清明，正想说话，忽然间目光转动，惊叫道：“你的手……”原来不知何时，傅清明的双手俨然竟得了自由。而那系着他的汗巾子，碎成片片跌在榻上。

傅清明手握住她的腰：“现在改让我来伺候殿下。”将人放平，他俯身便吻下去，一路缓缓向下滑去。

次日阿绯还未醒来，耳旁就传来可厌的唤声：“殿下，殿下醒醒。”

阿绯累得紧，恼火地睁开眼：“干吗！”

傅清明搂着她：“你看。”

阿绯这才发现自己竟睡在他怀中，一床薄薄的毯子裹着身子，身上还是赤裸的，想到昨晚，一时又忍不住脸红。然而还没来得及细想，傅清明将她下巴一捏，阿绯随之转头，顿时惊住了。眼前，是一轮刚出的红日。光芒万丈，璀璨美丽，阿绯忍不住“哇”了声，继而便失去言语。红日初升，整个室内也全是红色柔和的日光，炫美无比，像是置身天上。

“今天是个晴天呢。”耳旁是傅清明温和的说话声，阿绯心头一动，转头看他。傅清明的脸浸在日光的光华里头，让她心中生出一种错觉，一种类似于可天荒地老的……而那恍惚念头生出的瞬间，阿绯心上忽然一扯，然后便是一种隐隐的痛，野火似的蔓延。

阿绯捂着胸口，一阵恍惚，心里依稀有个声音闪烁，锐利地，凛冽地，毫不留情地……像是一把利刃，把先前那点儿念想斩杀殆尽。阿绯闷哼了声，便垂了头。

“怎么了？”傅清明怔住，急忙握住阿绯的手腕，手指便搭上她的脉。

阿绯挣脱开去，仓促道：“没事。”

傅清明眼中露出几分忧虑之色，阿绯垂头片刻，忽地说道：“我饿了。”

傅清明看着她：“好，那便让人传膳吧。”

令传出去，片刻工夫，便有官人把酒食奉上。

两人已然穿好了衣物，坐在桌前。阿绯看看面前的酒食，又看看傅清明，慢慢提起筷子，满桌琳琅，她却不知要吃什么。

“殿下不是说饿了吗？怎么不吃？”

“啊……”阿绯答应了声，不知吃什么，索性放下筷子，拎起酒壶倒了一杯酒。

“空腹不好饮酒，殿下还是先吃点东西吧。”傅清明说着，替她将杯子拿走。

阿绯怒道：“这你也要管，吃吃吃，吃死你！”

傅清明并不做声，阿绯眨了眨眼，忽然觉得有些奇怪，伸手往脸上摸了摸，手指上居然都是湿湿的。阿绯吃了一惊：“这是什么？”

傅清明放下筷子：“殿下，你哭了。”

“怎么可能？”阿绯看着指头上的泪，眼中的泪却停不了，“难道是因为没找到好吃的？”

她明明并没想到什么难受的事，怎么心却忍不住地觉得酸涩难当？

傅清明静静地看着她，此刻便探臂将她肩头一抱：“阿绯。”

阿绯略觉慌张：“我怎么无端端地哭，是不是得了什么奇怪的病？”

傅清明在她头上一吻：“不是病了，殿下是为了我在哭啊。”

“你又胡说！”阿绯气愤地看着他，“荒谬之极，荒谬之极……酒还给我。”

傅清明微笑：“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不信呢……算了，这杯酒我替殿下喝了吧。”他握住那瓷杯，垂眸看着那无色透明的酒，酒杯缓缓举起贴在唇边。

阿绯仓促中起身扑上前：“不许喝我的！”

傅清明顺势将她搂入怀中：“那殿下是不喝了吗？”

阿绯浑身发抖，仰头看他一眼，又垂下头去，十分为难：“我、我……”

傅清明苦笑：“瞧殿下这模样，这酒喝下去八成是会腹痛的，罢了。”一手搂着阿绯，一边举手，一仰脖子，干净利落地竟把那酒给喝干了。

阿绯刚要说话，耳畔忽地听到细细的笛声，若有若无地荡漾在风中，听来就好像是蚊蚋似的，一不留神便会忽略。但是当阿绯听到这一声的时候，她的身子一抖，整个人垂下头去，不声不响。

傅清明有些意外，扶着她的肩膀道：“殿下，你怎么了？”

阿绯的手捧住头，就在傅清明想再问一句的时候，她忽然伸手在桌上一按，竟从桌子下面抽出一把匕首来！

清晨的阳光很是刺眼，阿绯回手，雪亮的刀光从傅清明眼底掠过，刀锋反光，刺目耀眼。傅清明浑身发僵，本能地往后一仰身子闪过，没想到阿绯的身手居然变得十分敏捷，浑然不像是个不会武功之人，探身竟又扑上来，匕首去势凌厉地刺向傅清明胸前。

傅清明大惊，抬手将她的手腕一架，就算是此时此刻，他也不敢用力，生怕伤到了她。谁知道阿绯似全不领情，目光直直地望着他，手腕一抖，匕首的尖儿冲着他喉间便冲了过去。

傅清明叫道：“殿下！”

阿绯置若罔闻，傅清明无可奈何，将她双手握住：“阿绯，你清醒些！”

阿绯的脚步一顿，整个人就像是梦游之中听到一线声音似的，面上透出犹豫之色，傅清明靠近一步：“殿下……”

忽然之间，腹中一股剧痛，极快地升腾而起！

傅清明大惊，浑身在瞬间失去力气，手竟握不住阿绯的手，而就在这关键的一瞬，阿绯手中握着那柄匕首，往上一挑，削落傅清明衣服袖子，继而闪电般地平刺向前。

傅清明只觉得胸口像是被切开了，火辣辣地疼痛，他大喝一声，终于一掌拍开阿绯，同时步伐踉跄地后退出去。

然而傅清明重创之际，却仍旧未曾下杀手，阿绯被他掌风波及，身不由己地极快后退出去，身子摇摇摆摆将要倒地，但就在这时，殿外忽地出现一道人影。

他的手中握着一管极细的翠玉笛子，身着一袭蓝色长袍，玉白缎镶边，金冠玉面，飘飘然宛若谪仙不染尘。

他张口一招，便将阿绯揽入怀中，双眸之中颇有缱绻之色，深深地看了阿绯一眼，便又抬头看向傅清明。

“祯雪……”傅清明捂着胸口，有几分震惊，也有几分苦笑。

来者赫然正是祯王爷，慕容祯雪抱住阿绯，如朗星的双眸看着傅清明，温声说道：“你其实，早就想到了吧。”

傅清明闭了闭眼。他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当祯雪在朝堂上跟他对立开始，傅

清明就察觉不妥，然而对于祯雪的所作所为，傅清明只当是朝廷的一次博弈而已，以他对祯雪的了解，多半，祯王爷是在为那个不成气候的皇帝出头，要把权力从他手里分出来一些。

其实傅清明并不十分在意这个，尤其是在阿绯回来之后。

祯雪先前也不在意，但如今既然他想要……他也不介意给他一些。

就好像那一次傅清明跟阿绯所说一样：如果是王爷，他可以退让。

只是傅清明没想到，祯雪有朝一日真的会狠到这种地步。就算真相就在眼前，傅清明兀自不肯相信，祯雪所要，不仅是权力，而且是他的命。

傅清明想不通是因为什么。大概是看出了傅清明双眸中的焦灼之色，祯雪的唇角挑了挑，像是带着些讥诮之色：“只不过明知故问，傅大将军可也算是大启头一号的痴情种子了，只是用错了地方。”

傅清明凝视着他，额头上已经见了汗，胸口处血迹狼藉，嘴角也见了朱红。

他几时这么狼狈过。

但是对他下手的两个人，都是他不肯防备的最为亲近的人。

如梦似幻，却恁般残忍而真实。山风从祯雪背后吹来，吹得他长发飘舞，那原本如温玉的俊美容颜竟显得有几分魅然邪意。

两人都没有开口说话，只是彼此相看。

傅清明终于问道：“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祯雪轻轻一笑：“你难道，不明白吗？也是……寻常之人又怎能想得到呢，何况又是当局者迷。”

他从山下上来，站在殿门口，背后是太阳光，背着光的脸隐没在浅浅的阴影里头，只有双眸极亮，如火焰燃烧一般，同昔日的温和判若两人。

“我……”傅清明刚要说话，忽地觉得身体里头的绞痛加重，竟无法出声：不对，这种毒……不对。

傅清明看着祯雪，眼神几度变化，有个可怕的念头在心中盘绕，他艰难地喃喃说道：“不、不对……”

“怎么不对？”祯雪抱住阿绯，手指在她的脸颊上轻轻擦过，他低头看着她的时候，神情竟带几分温柔，语气似旧非旧。

傅清明直直地盯着他，胸口血气翻涌，那个他想也不敢去想的可怕念头却如



跗骨之蛆，令人疯狂。

傅清明忍不住抬手在胸口一捂，痛得窒息，眼前发黑，连同祯雪的人都有些看不清了。但是看不清他的容颜，没有那些令人迷惑的声、色，心里反而更清醒了一些。

他将往昔之事飞快地想了一遍，原来真相就在眼前。——只是人清醒了，痛也更狠，宛如盐水流过伤口，痛到几乎晕眩。

傅清明深吸一口气，破釜沉舟地大声道：“不对！你不是……”

话音未落，便见祯雪抬眸看他，淡淡然道：“傅大将军，事到如今，就不必说了吧。”他阻止了傅清明说。他在忌惮什么，傅清明知道。

傅清明猛地也停了口，祯雪所忌惮的，也是他忌惮的。

傅清明后退了步，不由得看向阿绯，却见她瑟缩在祯雪怀中，脸颊上还挂着泪，整个人呆呆的，有些失魂落魄。

“皇叔……”她轻轻唤了声，神情天真而迷惘。

她的手指揪着祯雪的衣领，显得无助而彷徨。

傅清明喉头一动，咽下一股腥甜跟那些即将脱口而出的话，身体之中真气涣散，他踉跄地后退数步：“没想到……”声音如同叹息，有些话，始终没有说出来。

罢了，愿赌服输。谁叫他一开始就决定参与这场豪赌。

傅清明低声地笑，而后放声大笑，笑得决然而惨烈，痛得爽快，酣畅淋漓。

祯雪不去看他，只温柔地望着阿绯：“乖，现在无事啦，皇叔很快带你回去。”他说着，手在阿绯的额头上轻轻地一按。

阿绯正转头呆呆地看傅清明，此刻眨了眨眼，终于又闭了眸子，神态渐渐安详，竟像是睡了过去。

傅清明看着祯雪动作，双眸眯起：“你……别对她……”

祯雪微微一笑：“我对她从来如何，你该是最清楚的……阿绯自己也知道，我对她是最好不过的。她……也一直都惦记着我，不是吗？”

傅清明身子震了震，心里掠过一股寒意：“你对她好？她若知道你如此利用她……必然……”

“必然伤心之极。”祯雪淡淡地接过话来，“所以，最好不要让她知道，

对吗？”

他的声音极为淡漠，双眸从阿绯面上转向傅清明：“上一回本可以好好的，却给你坏了事，这一次，我决不允许。”

他已经变了声音，说到最后一句，一字一顿，宛如发誓一般。

傅清明试着吸一口气，却疼得浑身打颤：“你究竟想如何？”

祯雪冲他一笑，原本光风霁月的眉宇间横着沉沉阴郁：“你觉得呢？傅清明，我曾跟你说过……有朝一日，会向你讨回……那所有的。”

傅清明中毒，负伤，整个人本极狼狈，然而在这刻，却也笑了一笑，笑得无奈：“只怕这一回，也会让你失望了……”他看向阿绯，叹道，“不信，便走着瞧吧。”

祯雪心头一跳，却仍道：“好，那我便瞧瞧，只可惜你是瞧不到了……受死吧，傅清明！”

祯雪轻轻一招手，殿外埋伏着的许多亲信士兵一拥而入，团团将傅清明围在中央。

他身中剧毒且又负伤，再被这么多精锐包围，在这荒山野岭之地，似乎插翅难飞。

傅清明回头，身后便是宽敞的窗口，昨夜他抱着阿绯在此处缠绵，坐看山月，是何等静美的时光，然而此刻，风景不再，底下只是一道深深悬崖。

而身侧榻上，昨夜他以内力挣断了的汗巾，还残留一片，孤零零落在彼处。

傅清明看了一眼，拼了最后一口气蓦地纵身而起，手抓住那片红巾，身子依旧腾空，竟如离弦之箭般往窗外跃去。